

人生的波折

REN SHENG DE BO ZHE

一个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回忆录

谭日陞○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人生的波折

REN SHENG DE BO ZHE

一个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回忆录

谭日陞○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的波折 / 谭日陞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34-8249-6

I . ①人… II . ①谭… III .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0604 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我在中学时代就想有一本书描写我的家庭，当时希望我父亲五六十岁时写。然而我父亲那个年龄时，连续负责生产队的会计、出纳和保管等工作，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记账，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来写。当他七八十多岁时，一方面，他特别喜爱劳动，另一方面，我怕他回忆往事感到伤心，就再没有提起过此事了。于是决定写我自己，通过写自己反映一些家庭情况。

有人会说，你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什么值得可写的呢？写出来有谁看呢？我认为不然。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有成功的经历可供人们学习，固然应该写。但是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毕竟很少，而普通人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处于大致相同的环境，有大致相同的经历，因此，描写普通人的作品，对整个人类来说，更具有代表性，当代人看起来会倍感亲切，对后人也有参考价值。

在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关系，文中重在写事实经过，很少写政治性的评论。

我的文学修养很差，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常识也很缺乏，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不合规范，请读者批评指正。



自 序	001
第一章 放牛伢子	001
第二章 半农半读 虎口余生	006
第三章 在摸索中前进	014
第四章 时来运转 免费上学	020
第五章 我的大学时代	031
第六章 理想变成了现实 进入科研队伍	042
第七章 接连的两次打击	055
第八章 结婚	058
第九章 逍遥派	072
第十章 又一个波峰	086
第十一章 更大的打击	096
第十二章 第二次结婚	107
第十三章 出国留学 创建理论	115
第十四章 回国工作	134
第十五章 退休换岗 从事工程建设监督管理	140
第十六章 在长江三峡工程工地从事工程建设监督管理	156

人生的波折

第十七章 我的父亲	174
第十八章 我的母亲	194
第十九章 网上求职 重返科研	206
第二十章 买房 安居北京	215
第二十一章 晚年	226
第二十二章 足迹	236

第一章 放牛伢子

1935年8月23日下午申时，我出生在湖南省安仁县曹婆寨茅屋里。那是我祖父买的一栋干打垒的小屋，屋顶没有钱盖瓦，盖的是茅草，所以叫茅屋里。其实这栋房子在我出生时已经盖上了瓦，部分干打垒的墙也换成了土坯墙，人们习惯了，还是叫茅屋里。一提茅屋里，周围几里路范围内的人都知道。

我祖父谭能竭，是个裁缝，与今天的裁缝不一样，是专门上门给人家做衣服的，这在当时很普遍。当时上门给人家做衣服，都是按天计算，他总是早出晚归，尽量替东家多做点。他人品好，技术好，村里人的衣服都找他做，名气不小。农忙或工闲时，他也参加农业劳动，可以说是亦工亦农，既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又是一个农民。农民有冬闲的时间，他冬天特别忙，请他做衣服的人特别多。我懂事时，我祖父已年过花甲，但是他还是给人家做衣服，忙个不停。

说起祖父学做裁缝，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由于家里穷，童年开始跟他一个舅舅学裁缝。那时的学徒，有裁缝活就学裁缝，没有裁缝活做，就是师傅家里的小长工。这种小长工与一般长工不同之处是不给工钱，而且大小事都得做。比如，一般长工不会帮主人烧饭、洗碗、扫地，而我祖父天天如此，内外事都要做，而且还要受气。

我祖父原本居住在北冲垅里，与现在的居住地相隔有一里路左

人生的波折

右。由于北冲垅里出来有四百米左右的羊肠小道，我祖父替人家做工，晚上点灯才能回家，行走非常不方便，特别是在下雨下雪天。

茅屋里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平房，四垛五间，与其他四垛五间不同，厅屋不在中间，在东面。平房南面是一块很小的晒谷坪，再南面就是干打垒的围墙和稻田。北面是厕所和与厕所平行的牛栏，再北也是稻田。东边是一条一米多宽南来北往的小路，路东是一条七到八米宽的小江，终年流淌着清清的江水，抚养着勤劳的人们和捉捕不尽的鱼虾。再就是一座几十米高的青山。西面是一丘田，东西向有三四十米，再过去也是一座几十米高的青山。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提供人们做饭、取暖的柴火。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田园、茅屋，这就是我的第一故乡，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离家几十年后，还经常梦见我那美丽的家乡。我爱故乡的土地，我爱故乡的一草一木，我爱故乡的父老乡亲。

我母亲生我时，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向她走来，随后我就降生了。足见家里很穷，母亲做梦都希望我能使她们摆脱贫困，带来新的希望。

我有一个哥哥，他生于1932年。他不仅是我父亲的长子、祖父的头孙，按辈分，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老大。因此，给他取名初生。我出生时，正是桂花开放的季节，父亲给我取名桂生。修家谱时，我们兄弟为先字辈，父亲给我哥哥取谱名先兰，给我取谱名先菊。

我出生前，祖父、父亲、母亲、大婶婶、二叔、二婶婶、哥哥，一家七口人挤在五间小屋里。除了一间厨房、一间堂屋外，只有三间卧室，无法安排，因此临时把堂屋隔成两间。就在我出生的那年冬天，全家人节衣缩食，辛勤劳动，花了很大力气，建了五间房屋，堂屋里还没有钱安装大门。在建房过程中，我母亲因劳累过度病倒了，

我半岁就吃不上奶，靠喝米汤过日子，造成我严重营养不良，曾昏迷过一次。

树大分枝，人大分心，是当时兄弟分家字据上常用的字句，父辈们也不例外。我出生后不久，父辈们就分家了。我父亲实得二亩半田。我们四口之家，按人口平均，每人不到七分田。在正常年份，平均每亩田能收三百多斤稻谷，每年几乎要缺一半的口粮。

我们的食谱，早餐是以稀饭为主，干饭为辅，先用稀饭将肚子填满到三分之二以后，剩下的三分之一填点干饭。稀饭的品种随季节变化，春天是红薯干稀饭，夏天是纯大米稀饭，秋天有南瓜稀饭，冬天有红薯稀饭、萝卜稀饭、白菜稀饭。中餐干饭。晚餐则机动灵活。夏天经常是苋菜汤中加点糯米粉子，如果中餐剩有一点干饭，则照顾我们两兄弟分吃。冬天，如果父亲在家，则煮锅白菜汤，再把中餐可能剩有的一点干饭倒进去一搅，既有饭，又有菜和汤，吃得热乎乎的，倒也舒服；如果父亲给人家做工去了，母亲和我们往往是一边烤火，一边烤个红薯吃了事。我生来好睡觉，有时等到红薯烤熟了，我也睡熟了。

每到夏天青黄不接时，还要借粮吃。我们借过三种粮食。一是积谷，估计是一种慈善事业筹集的，利息比较低，夏荒借一担，秋收时还一担一斗，即百分之十的利息；二是向私人借，夏荒借一担，秋收时还一担二斗或一担三斗。这两种借粮的方式都要写借条，还要找人担保，不过借的数量可以多一点，一般是半担的起码，有时可以借到两担。第三种借粮的方式是借米，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这虽然不用写借条，也不要找人担保，但借的数量很少，一般仅够吃一天，而借期只有3~5天，我经常跟随母亲到村邻家里去借米。

人生的波折

人们穿衣有三个目的：遮羞、保暖、美观。我小时候穿衣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保暖。当我不感到冷时，就一丝不挂，村里人都说我哥哥和我是一对铜菩萨。每到寒冬腊月，日子可真不好过，坐在火炉边，寸步也不想离开，离开就感到很冷。特别是脚后跟，几乎每年都要冻烂。可是总得帮父母做点小事情，父母夜以继日地操劳，大部分都是为了我们。我很小就和哥哥跟一个堂叔学习砍柴。开始我们不会捆，我们砍好后，他帮我们捆。我们力气很小。一担柴只有一点点，村里人都说我们是喜鹊做窝。可是我母亲很高兴，每次砍柴回来，她都要拿几片红薯干给我们吃，作为鼓励。

几乎和学习砍柴的同时，我们也学会了放牛和拾粪。这三件事，砍柴是靠硬工夫，只要有力气，一定可以满载而归。拾粪是没有把握的，有时可能满载而归，有时可能只有半粪箕或少半粪箕，不过拾多拾少父母都不会批评我们。最好玩的是放牛。我们一伙少年，每当冬末春初时，把放牧的山烧一遍，插秧后开始看牛。我们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时，把牛赶上山，然后就一起坐在山脚下或山顶上玩。走老虎棋、成三棋、交叉是我们通常玩的方式。由于牧场的草好，牛不怎么东奔西跑，到八点多钟时，牛就吃饱了。玩是好玩，有时也会闯祸。把牛赶上山之前，要经过的路两边都是稻田，牛从栏里放出来时，肚子是空的，急于要吃东西，我们一不小心，牛就要偷吃禾苗，发生这种事情，就有挨骂甚至挨打、赔偿损失的危险。但是谁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一旦牛偷吃了庄稼，我们就感到惶恐不安。不过很少有人骂过我和我哥哥，也没有人向我父母告过我们的状，可能是看到我们年纪小可怜吧，也有可能是我父亲的面子。因为他为人忠厚，又读过书，经常帮人家的忙。但有一次，我们的牛偷吃了村里老婆婆的一根玉米，她把我们骂了一早晨，还在我祖

父面前告了我们一状。我祖父是非常疼爱我们的，但这次却例外地批评了我们一顿。在我们的记忆中，爷爷只批评过我们这一次。

除了放牛、砍柴、拾粪以外，还要帮助父母做一些季节性的农活，如在稻田里拔草，在田埂上种黄豆，以及捡稻穗等。可能是密植和化肥的关系，现在稻田里几乎没有什么草了。当时可多极了，有时一亩田的草要拔几天才能拔完，特别是第二次耘田时，上面晒着，下面泡在水里，气温又高，禾苗又割人，真难受。

第二章 半农半读 虎口余生

1941年秋天，一保一个的国民初级小学搬到了我们村的谭家祠，离我家只有半里路左右，父亲决定让我和哥哥一起上学读书。一个晴朗的初秋天，早晨我们照样放牛，早饭后先到花生地里摘绿豆，大约十点，我和哥哥穿上衣服和裤子，提上父亲事先给我们买的书包，第一次上学。书包是麦杆编的，我和哥哥每人一个。

这里的谭家祠，我们过去经常进去，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祠堂，坐南朝北，祭祀厅中间有一个天井，因而分成两个层次。一侧有几间厢房，是祭祀时的伙房和议事、住宿的房间。现在成了学校，祭祀厅成了教室，除伙房未变外，其他厢房变成了校长室、教员室、教务室。这一次进去感到非常紧张和害怕，怕挨先生的鞭子。好在我们进去时，教我们砍柴的堂叔已在那里，他桌子上摆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幼而学，壮而行；上爱国，下益民；……我和哥哥立即围了上去，然后就跟着读。说读，实际上谈不上读，因为字一个也不认识，至于意思就更不懂了。不管怎么说，像鹦鹉学话一样。到放学时，这几句也会说了，然而却避免了和先生见面。这就是我的发蒙。以后我感到遗憾，我没有领受过发蒙的滋味，连一张红纸条都没有得到，也没有听到先生带读过上面那几句。

进学校后，应该有个学名，读私塾的由先生取名，我们读的算

洋学堂，因此就取名问题，我父亲和先生有过商量。我父亲给我哥哥取的名字是谭日晟，给我取的名字是谭日昇。碰巧，校长先生是我们家族的族长，他说谭日晟是我们一个祖先的名字，要我哥哥的名字改为谭日階，我的名字改为谭日陞。汉字简化后，陞字简化为升字，昇字也简化为升字，所以，我的论文、著作署名，谭日陞、谭日升、谭日昇都用过。

由于学校场地狭小，学生人数少，采用混合班级的教学方式。当时学校春季秋季都招生，初级小学四个年级八个班同在一个教室里，学习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常识、体育、音乐、图画。先生给一个班级同学授课时，其他班级同学复习或做作业。

我们那里流传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人上午进学校发蒙，下午放学回家后，他父母叫他做点家务事，他说他已经是读书人了，不能再做家务事了。后来，那个人书也没有读出来，事也不能做，人家说他是水豆腐掉在灰里，没用了。我们怕人家说是水豆腐掉在灰里，放学回家后，和往常一样参加劳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做事的范围也不断扩大。

不过读书后，做事就不那么自由了。比如，早晨要放牛，等牛吃饱了，我们才能把它赶回家，因此，有时上学就迟到。有一次，校长先生遇到我父亲时板起面孔说：又要孩子读书，又要孩子做事，怎么行呢！要做事，就不要读书了。后来，我们为了不使父母为难，尽量早点起床放牛。利用早晨和下午放学后以及节假日帮家里做农活。

父亲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就在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买了桐油安排我们晚上自习，规定我们点完一灯桐油才能睡。督促检查很严，一旦听不到我们的读书声，就把我们喊醒。父亲在我

人生的波折

们房间的土坯墙壁上贴了许多他手书的条幅，教育我们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其中有一个条幅写的是：

读得书多胜大坵，不须耕种自有收。
东家有酒东家醉，到处逢人到处留。
日里不怕人来借，夜间不怕鼠来偷。
虫荒水旱无伤损，快活风流到白头。

另一个条幅是：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孩儿立志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

还有两个条幅是：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莫说皇天不报应，十年前后看如何。

遇人想见莫于初，多少英雄困在途。
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界无。

初小阶段，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挨过先生的鞭子。因为在我们这个班级里，我哥哥总是得第一，我总是得第二。但眼皮却被先生揪过，那是在课堂上睡觉了。先生揪了我的眼皮，还要我站起来，往往站好一会才能清醒过来，因为实在太困了。

学校位于三岔路口，放学时，分别排队回家。然而，先生很少送我们，而是指定一个高年级学生代管。我们这个方向是一个姓周的，他长得比我们高大结实，又很凶恶，因此经常挨他的拳头。

1943年快插秧时，国民党抓壮丁，把我父亲抓去了。父亲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秧田里秧有哪些品种，分布在什么部位，应分别插在哪些田里。由于我们只读了一年多书，有很多字不认识。但不管认识不认识，只有放弃读书，专心学农，承担农业劳动。当时我哥哥才十岁，我只有七岁多。好在爷爷身体还好，在二叔和亲友、村邻的帮助下，把秧插了。

我们插完秧的第二天，我二叔插秧，我们兄弟俩帮他拔秧。早晨，我母亲一边洗衣服，一边哭。突然，一个邻居跑来告诉我母亲，说她远远看到我父亲回来了。喜出望外，母亲起身朝着那个人指的方向一望，父亲真的回来了。我们见到父亲有说不出的高兴。父亲估计乡丁们会来追捕，简短地叙述了逃回来的经过后，洗了澡，吃完饭，带上鸟铳防野兽，上山躲起来。母亲带着我和三岁的妹妹逃到外祖父家，晚上住在外祖父家，白天也躲在山上，以免被抓为人质。只有哥哥，因为要帮二叔拔秧，未离开家。不出所料，乡丁当天就带着枪追到我们家里，到处搜捕我父亲。在我们家搜捕了几天，没有抓到我父亲和母亲，想抓我哥哥为人质，但乡丁不认识我哥哥，当乡丁问邻居时，邻居说我哥哥是他们的孩子。乡丁无可奈何，只好走了。

就在那年秋天，我二叔在田里收割稻子，狗保长带了几个乡丁和保丁，乘我二叔不备，突然围上去，把我二叔抓去当壮丁了。当时我二叔还未满十八岁，我祖父前去讲理，说他三个儿子，老二1934年被抓去当兵，一直没有消息。老三未到年龄，为什么就抓他

人生的波折

当兵？狗保长不仅不讲理，还踢了我祖父一脚。恶有恶报，那个狗保长终于不得好死，后来被政府枪毙了。

我二叔谭冬生，又叫冬茅，很聪明，人也长得很英俊，非常勤劳。他没有正式上过学，只读了夜校。他读的夜校课本，我在家看到过，其中有一篇课文，我的印象很深，现在还记得。题目是干。课文是：干，干，干。自己的事，自己干。公家的事，大家干。要吃饭，得流汗。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我二叔字写得很好，文也很通顺。抓去后不久，他给祖父写过一封信，是托人带回来的。我父亲把信保存了很长时间，我曾经也看到过。由于他缺乏地理知识，未能逃回来，以后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当时的征兵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父亲三兄弟，大叔叔早已当兵未归，按规定不应再抓我父亲和二叔叔。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有权的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可以任意践踏政策，想抓谁就抓谁，躲都躲不及。两个叔叔家的悲剧，给我祖父和父亲以极大的打击，我父亲从此决心以最大的努力让我们两兄弟同时读书，准备将来随便抓走哪一个去当兵，都可以给家里写信。这就是父母让我们继续读书的目的。为此，除了辛勤劳动、节衣缩食、精打细算之外，还不惜借了许多利谷给我们缴学费。所谓利谷，是向人家借十块银元，每年还人家一担稻谷作为利息。当时十块银元可以买4~5担稻谷，相当于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利息。这种利息不算高，也不算低，但必须有关系才能借到。同时，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也越加严格，除了读学校里的书之外，寒暑假还亲手抄一些文章教给我们读。其中有孙中山、同盟会、屈原、端午节、少年落泊之自述等文章。还教我们珠算。

大婶早在1942年改嫁了。二叔被抓去当兵两年以后，二婶在她

娘家病故了。因此，祖父的养老田和两个叔叔的田都由我父亲耕种，我父亲就更忙了，该我们做的事也就更多了。每年春天，父亲早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下地干活，那时天还未亮，我们也得跟着起来干活。有一次，父亲起来后准备农具，叫我到牛栏里用绳子把牛牵出来。我父亲把牛赶到田里正要牛耕田时，由于我没有把绳子结牢，牛摆脱了绳子的约束，直往回跑。父亲气急了，一面追牛，一面骂我，并用赶牛的竹鞭子打了我一鞭子。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他就打过我这一次。这一鞭子告诉我，要勤劳，要细心，粗心大意不行。

194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军离我们的家乡越来越近，学校没有上什么课就提前放了假，我们重新搬回到祖父曾经居住过的北冲垅里躲日军。那里更靠山隐蔽，敌人不易发觉，而我们则可以爬上高山顶的大树上，瞭望到几里路以外的行人。房子已有几年未住人了，原准备拆掉，因此多年未修。每到下雨，到处都漏，地下潮，楼枕木都快朽了。在那种情况下，谁也顾不了这一切，都争先恐后，同时又是偷偷摸摸地搬了进去。这次搬家，我们放牛娃是先头部队。耕牛是农家的主要财产之一，为了保护耕牛，我们最先把耕牛赶到那里喂养。我记得搬其他东西是在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可也没有看到谁点着火把照路，都凭着自己路熟，把一些贵重的东西、餐具等日用品搬了进去。没有一个人高声喊叫，生怕外人知道。等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发现我们这群孩子，横七竖八地睡在一个打谷桶里。不仅父亲来了，母亲也来了，而且村里许多叔叔、伯伯都来了。顿时感到非常热闹，好玩极了。所有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连楼上也不例外。那楼我不敢上，但偏偏要到楼上去睡，几次做梦都梦到从楼上掉下来。

战争的枪炮声，开始是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后来越来越听得